

武汉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一家在武汉

莫元钦 著



毛泽东
诞辰 100 周年
纪念丛书

毛泽东
诞辰 100 周年
纪念丛书

毛泽东
诞辰 100 周年
纪念丛书

担任《毛泽东一家在武汉》总监制、
监制和总顾问、顾问的是：

总监制：李 岩、李涌泉

监 制：刘克勤、杨传志

总顾问：邵 华、欧阳植梁

顾 问：李婉霞、胡邦宁

目 录

一、毛泽东一家在武汉 （电视剧名为《最后的团聚》）	1
二、风雨黄鹤	73
三、驶向新岸	235

上 集

古老的历史长河——长江，滔滔东流。

矗立在扬子江畔的江汉关钟楼，钟声悠悠。

音乐骤起。在激越的音乐声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嘹亮歌声响彻云天；“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土豪劣绅”的高昂口号声震天动地。

歌声、口号声、鞭炮声和锣鼓声闹得武汉江城沸腾了。虽然只听到声音不见人，但听众已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大革命时代的气氛。

迅速推出字幕：1927年春。武汉。

武昌。都府堤。

这是一条石板铺砌的小街，南北通行，街道两边多是平房，古老而贫穷。

街上有裁缝铺、油饺店、小茶馆。打渔的、挖藕的、种菜的农民，衣衫褴褛，他们在寒风中笼手低头踽踽而行。

油饺店老板大声叫卖：“油饺油饺，吃油饺，又香又脆，吃一个想一个……”

年方34岁、充满青春活力的毛泽东出现在街上，他身穿棉布长衫，留着向两边分的头发，脚着一双棉布鞋，沉静的脸露出开朗的笑容，他这时迈着稳健的步伐往家里走。

迎面匆匆走过来司湖农会三位领导人——大胡子龙江、刘树叔和二顺，他们在茶馆门前与毛泽东相遇。

龙江先向毛泽东打招呼：“毛先生，你可回来了，才从汉口那边回来的吧？”

毛泽东站定，亲热地：“哦，是你们三位呀，这阵子，你们要到哪去呢？”

刘树叔：“刚才我们到你家里找你，想问清楚一些事，杨先生说你过江去汉口了。这阵子我们打算去三道街省农协会……想不到在这碰上你，算我们运气好。”

毛泽东打量着他们，问：“你们有什么要紧事找我？”

都府堤 41 号。毛泽东的家。

堂屋。剪着齐耳短发、年仅 26 岁的杨开慧挺着个大肚子坐在方桌边，她边看报纸边在报上划着记号。一眼望上去，可看出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性。

挂在堂屋墙上的老式摆钟有规律地摆动，发出均匀的嘀嗒嘀嗒响声，堂屋显得很安静。

这时，29 岁的保姆孙嫂端着一碗清蒸精肉来到堂屋，说：“杨先生，我给你做了一碗精肉，好吃哩，你快趁热吃了吧。”

开慧抬头望着孙嫂，细声说：“孙嫂，我不吃，你留着给毛先生回来吃吧，他这些天每天熬夜写东西，需要一点补养。”

孙嫂真挚地：“杨先生，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你快生孩子了，更需要补养身体呐。”

开慧关切地：“你留着吧，留给他回来吃。”

都府堤。司湖茶馆内。

这里是龙江和刘树叔他们活动的处所。

毛泽东、龙江、刘树叔和二顺坐在茶馆里说话。

龙江紧急地：“毛先生，我们听说阳新的土豪劣绅带领匪徒冲进县城，把9个农会干部拖到城隍庙前，当众淋上汽油活活烧死，这是真的吗？”

毛泽东点点头：“是真的。”

龙江拧紧浓眉，气恨咻咻站起来，不言语。

二顺不解地：“毛先生，北伐胜利了，土豪劣绅为什么还这么凶？”

毛泽东：“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嘛，怎会甘心死亡，土豪劣绅还这样凶，说明农民不用大气力，是打不倒他们的。”

龙江愤愤地：“哪就让他们同我们农民较量较量吧！”

二顺：“国民政府管不管阳新的事呀？”

“会管的。”毛泽东说，“国民党中央就要开重要会议，我们打算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严惩阳新惨案的凶手问题。”

都府堤41号。堂屋。

孙嫂仍在催促杨开慧吃精肉，可是开慧不肯接过孙嫂手上的碗筷。

杨师母来到堂屋，说：“霞，孙嫂特意做给你吃，你就吃吧。”

开慧温柔地微笑，不作声，继续翻阅报纸。

杨师母深知女儿的品性，多说也没有用，她无可奈何看着开慧。

正在此时，毛泽东回来了。

毛泽东笑道：“好哇，我不在家你们吃好的。”他走到开慧的身边。

开慧放下手里的报纸，对毛泽东说：“刚才龙大哥和刘树

叔他们来找你，我说你过江去汉口了，他们走了。”她笑着指指孙嫂手里端着的精肉说，“润之，给你留着一碗精肉，你快吃吧。”

孙嫂连忙说：“毛先生，这些天来，杨先生日夜帮你整理抄写那一堆农民运动调查材料，人都累瘦了，我特地给她做一碗清蒸精肉吃，她硬是不肯吃，要留给你回来吃。”

毛泽东微笑着，端过碗来，和开慧相视一笑，说：“霞，你不吃哪我吃啰，我的肚子正饿着哩。”

开慧含情望着毛泽东，点头。

毛泽东把精肉捧到开慧的面前：“霞，孙嫂照顾你，你就吃吧，我还没有这个福分呢。”

开慧仍不接碗筷。杨师母生气了：“润之，你也别劝她了。我的这个妹崽我晓得，看起来温温柔柔，实际上犟得很！”

毛泽东转对杨师母：“妈，你就别……”

“我就是要说她的犟。”杨师母说，“过去，学校限令她3个月把短发蓄起来，她偏把短发剪得更短些，说这是她的自由。结婚时，又一定不坐花轿不穿礼服不拜堂，说的不作俗人之举，你对她有什么法子？”

毛泽东：“妈，那是因为她有老师和您老这样开明的父母嘛。”

杨师母：“我是随她父亲的意思，尊重人家的自由。再说人家从小就兴自己拿主意。”叹了一口气，“而今，她自己都做了母亲了，老妈的话当然更是当耳边风啰。”

开慧轻轻笑起来，不等母亲说完，接过毛泽东手上的碗筷就吃起来。

这时，6岁的岸英和5岁的岸青风风火火从外面卷回家里来。

岸英：“妈，你吃什么？我要吃。”

岸青：“妈，我也要吃。”

开慧端着一碗精肉，可是她吃不下了。

毛泽东：“岸英岸青，你们和爸爸都没有这个口福呢。这是孙嫂专门做给你们的小妹妹吃的。”他指指开慧的大肚子。

岸英看看母亲鼓鼓的肚子，说：“爸爸骗人，小妹妹在妈妈的肚子里，她张不开嘴巴怎么吃东西呀？”

毛泽东、杨师母和孙嫂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蹲下身，左手挽住岸英，右手抱住岸青，说：“爸爸不骗你们。妈妈帮你们的小妹妹吃饭，她吃饱了，小妹妹就吃饱了；她饿肚子，小妹妹就饿肚子哩。”

岸英：“真的？”

毛泽东肯定地：“真的。”

岸青：“爸爸真的不骗人？”

毛泽东认真地点头。

“好啦好啦。”孙嫂突然宣布：“我告诉大家，今天中午都有好吃的。每人一碗香喷喷的牛肉辣椒汤。”

岸英岸青听说有好吃的，高兴得拍巴掌。

孙嫂吩咐：“大家都坐好，我这就端去。”说着，她旋即去厨房。

毛泽东父子仨和杨师母围着方桌坐下，岸英伸手抓父亲的腿，岸青也抓父亲的腿。

开慧和杨师母看到这般情景，好笑。

毛泽东抚摸岸英岸青的头，笑道：“有牛肉辣椒汤喝，看你们两个都乐坏了。”

毛泽东的卧室。

开慧仰躺床上，微笑着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坐在床沿边，伸手轻轻抚着开慧隆起的肚子。

开慧低低地说：“她很调皮，不高兴就踢脚弄拳，好凶。我看，你会失望的，这可能又是一个儿子。”

毛泽东故意装出沮丧的样子：“是吗？哪我可成了一厢情愿了。”

开慧：“我偏又生个儿子，看你怎么办？”

毛泽东：“要是这样，我可真没办法了。好嘛，是男是女都是我的崽，我都鼓掌欢迎。”

开慧忍俊不住“扑哧”一笑。

毛泽东也开心地笑了。

杨师母的卧室。

杨师母独自坐在房里，解开一个精致的小布袋，倒出数十块闪闪发光的银元于桌上，仔细地数着。

孙嫂走进房里来问：“杨师母，你看见岸英岸青吗？不知他们又跑到哪里去了。”

杨师母答非所问，悄声对孙嫂说：“孙嫂，眼看开慧快生了，我想把这些钱给她用。”

“好啊，我们多买几只鸡煨汤给她喝。”孙嫂急着找岸英岸青兄弟俩，说着走出门去。

毛泽东的卧室。

毛泽东问：“医生说预产期是哪一天？”

半躺在床上的开慧说：“4月初。”

毛泽东关切地：“霞，还有20多天你就生产了，可你整天呆在家里不是看书看报替我整理资料，便是躺在床上，你

应该出去走动走动。”

开慧不乐意：“你放心，告诉你，本人自我感觉良好。”

毛泽东竭力说服她：“霞，你记得吧，你怀岸英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到晚呆在家里，还说自我感觉良好。”稍停，接着说，“结果呢，预产期过了好多天不见动静，我带你去岳麓山走了几回，就顺顺当当生下了岸英。”

开慧反驳道：“我生岸青，并没有去岳麓山走一回，可我不是顺顺当当生下岸青了吗？”

毛泽东：“霞，你怀岸青那些日子，你忙着工人运动的事，日夜跑去跑来，所以……”

“行啦！”开慧打断毛泽东的话，执意地，“我觉得身子沉沉的，不想出去走动。”

话说到这里，毛泽东不作声了，他看着一向不爱多说话，温柔而又倔强的杨开慧，站起来，略一思索，自语：“你有关门计，我自有上天梯。”

开慧问：“润之，你说什么？”

毛泽东坐到写字台边，点火抽烟，笑。

家门口。

孙嫂象抓住两个小俘虏，左手曳着岸英，右手拉着岸青，边嗔责边把他们拖进门来，命令兄弟俩站在天井里。

孙嫂严厉地：“我一眨眼，你们就溜了。快说，你们跑出去惹什么祸了？”

岸英争辩：“我们没惹祸。”

孙嫂不肯轻易放过他们，问：“哪你们干什么去了？细伢子不许撒谎，要说真话。”

毛泽东站在一旁静观眼前这有趣的情景。

岸青如实地：“街上有好多细伢子排队游行唱歌，我和哥哥跟他们……”

“跟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孙嫂不容岸青说完，“你们唱什么歌？”

岸英向岸青使眼色，从衣袋掏出一面纸制的小三角旗举在手上，岸英在前，岸青后跟，兄弟俩在天井转起来，唱起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

兄弟俩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在天井转游着，大声唱着，神气活现。

毛泽东跑到天井，跟在儿子们的后面也转起来，唱起来。

岸英和岸青看到父亲加入他们的行列，更加神气，更加威风。

毛泽东：“孙嫂，来呀，快来参加呀！”

孙嫂摇头：“我不会，我不会。”

开慧和杨师母出现在堂屋，她们热烈鼓掌。

都府堤司湖茶馆。夜。

一盏马灯悬吊在茶馆中央，照得通明透亮。

大胡子龙江、刘树叔和二顺在茶馆里饮茶说话。他们在谈着农会的事。

刘树叔：“……听说各地农民协会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武装起来对付那些土豪劣绅，我们是不是也在司湖闹起自卫

军来？”

龙江：“阳新发生农会干部被杀害事件后我也在想这件事，打算去问问毛先生如何搞法。”

刘树叔连忙赞同：“对，应该去找毛先生问问。”

正说着，二顺忽然叫起来：“龙哥，刘叔你们看，这不是毛先生吗？”他指着窗外。

龙江和刘树叔欠身朝窗外张望。

毛泽东沿着都府堤小街紧步往家走。

茶馆里，龙江和刘树叔收回视线，坐下。

刘树叔：“是毛先生，他这阵子从农讲所回来。”

龙江：“刘叔，我去请他来，让他给我们出主意怎么样？”

刘树叔：“太晚了，改天吧。”

毛泽东的卧室。

开慧端坐在写字台的灯下看书。

毛泽东走进房来：“霞，你怎么还不睡？”

开慧温存笑道：“我在等你回来。”

毛泽东故意问：“要是我不回来呢？”

开慧深情地：“那我就一直等到天亮。”

毛泽东走到她的身边，叉开五指轻柔地梳理她的齐耳短发，悄声地：“霞，你这个人是一堆感情。”

开慧仰起脸无限深情地望着他，微笑。

毛泽东：“妈妈她们睡了？”

杨师母的卧室。

杨师母和岸英早已入睡。

孙嫂的卧室。

孙嫂和岸青也已进入梦乡。

毛泽东的卧室。

开慧从坐椅上站起身，催促：“时间不早了，我们睡吧。”

毛泽东把开慧扶到床上，亲切地：“霞，你先睡，我得抓紧时间把考察报告写出来。”

开慧关心说：“润之，你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夜晚了，今晚就别写了。”

“我睡不着啊！”毛泽东站起来，离开床铺，移步到写字台，“这阵子，同农民运动唱对台戏的人闹得更凶了。阳新的土豪劣绅勾结红门会的匪徒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国民党右派骂农民运动糟得很，我们党内有些人也跟着指责农民运动。”他顿了顿，接着说，“去年冬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找湖南书记谈话，叫我也参加了。独秀当场指令他回湘立刻纠正农民运动‘过左’。当时我还未赴湘考察，不好说什么。现在我亲自回湖南考察过了，亲眼所见，农民运动哪里是糟得很，分明是好得很嘛。”

开慧：“前两天你写的是给中央的报告？”

毛泽东：“嗯。那是党内的内部报告。我明确地对独秀他们说，他们跟不上形势，错了。现在我正好写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为农民运动呐喊。”

刚刚躺下的开慧又坐了起来：“润之，我理解你，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啊！”

“你睡吧，别为我担心。”毛泽东说着坐到写字台前，伏

案执笔写作。

静谧的春寒料峭之夜，窗外纷纷扬扬飘雪。

屋里，火盆里的木炭燃烧得红红的。

开慧没有睡意了，她默然凝神望着他。

她回忆起他们恋爱时甜蜜美好的生活情景。

长沙。船山自修大学。夜。

一房门口，煨一锅沸沸扬扬的牛肉辣椒汤。

门关闭着，从房里传出毛泽东和杨开慧一阵一阵欢乐的笑声。

猛然间，从毛泽东隔壁的房里冲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男子，站在毛泽东的门口叫嚷：“喂！你们半夜三更如此这般，成何体统！”

门打开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走出门来。

毛泽东：“孟苇老兄，你何必大动肝火呢，有话好说嘛。”

孟苇振振有词：“船山自修大学是个学府，有条文规定，不许男女在此谈情说爱，你们违反条规，贬辱了学府的尊严。”

毛泽东不以为然：“哟，说得好吓人咯。”

孟苇：“怎么？我说得不对？”

毛泽东笑道：“我说老兄，你自己没有生疮疤，就不晓得人家的痛痒。”

开慧手里拿着铁杓子在牛肉汤锅里探着，说：“润之，是不是赏一碗牛肉汤孟苇兄喝？”

毛泽东连忙附和：“要得！要得！”

开慧煞有介事向气得发抖的孟苇：“喂，老兄，你是想喝牛肉汤呢？还是想吃牛肉呢？”

毛泽东：“老兄，你想喝汤就赏你一大海碗，你想吃肉就

给你一大块。”

孟苇气得两眼圆睁，大喊大叫：“你们……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公然在学府……”

毛泽东顿时开怀大笑，开慧也发笑……

画面回到毛泽东的卧室。

开慧目光深情望着毛泽东，她抿嘴而笑。

她披衣下床，轻手轻脚开门出去。

稍顷，她端进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悄然送到桌上。

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埋头写作。

她怕打扰他的思路，没有叫他。她给火盆添上一些木炭，不声不响上床躺下。

毛泽东默默写着……

鸡啼头遍的时候——

开慧睁开睡眼，她望见毛泽东仍坐在窗前，全神贯注写作，摆在桌上的饭菜没动。

她又披衣下床，不哼不哈把凉了的饭菜端出门去。

毛泽东依然埋头写作。

过了一会，开慧把重新热好的饭菜端进来，放在桌上，故意轻轻咳嗽一声。

毛泽东发现她守在身边，惊讶地：“霞，你怎么还不睡？”

开慧指指桌上的饭菜，轻声地：“你不吃，我睡得着么？”

毛泽东：“好，我吃，我吃。”他确实饿了，端起那一碗辣椒牛肉面，吃得津津有味。

开慧拿起一块布，裹住那被烟火熏黑的玻璃灯罩，轻轻取下，边抹擦着边看着毛泽东香香地吃面，她的脸露出温柔

的笑容。

开慧：“这是妈叫孙嫂去谦记牛肉馆买的。”

毛泽东吃完了面，放下碗筷，开心地说：“唔，好吃，果然名不虚传。”他咂咂嘴巴。

开慧把抹擦得锃亮的玻璃灯罩又轻轻地罩在灯上，顺手把灯蕊捻高一点。

都府堤。油饺店。

油饺店老板扯着嗓门吆喝：“过早，过早，吃油饺，又香又脆……”

小街上人来人往。

岸英和岸青走向油饺店买油饺。

通往农讲所的路上。

路边菜地，大胡子龙江挑来一担粪水放在菜地头，他正准备给菜苗浇粪水。

“龙大哥，早啊！天刚亮你就掏粪来浇菜，你可是个勤快人哪。”毛泽东路过菜地跟龙江打招呼。

龙江见到毛泽东也很高兴，说：“这粪水不是早上掏来的，昨夜里我和二顺兄弟一块去三道街那边掏的，清早挑来……”他说着从菜地里走上来，“毛先生，我们农会有些事想请你帮忙拿拿主意，你看行吗？”

毛泽东站住：“什么事？”

都府堤 41 号门前。

孙嫂在打扫门前的卫生，见岸英岸青啃着油饺回来。

孙嫂：“喂，你们两个洗脸洗手了没有？”

通向农讲所的路边。

“好。”毛泽东对龙江说，“你们想建立一支司湖农民自卫军这个想法很好。手里拿着刀枪，人就变得胆壮气粗，天不怕地不怕！”

龙江兴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正说着，一条恶狗朝他们走过来，两只眼睛露出凶狠的光，企图从他们的身边蹿过去。

龙江把手里的扁担一挥，那条恶狗调头夹着尾巴跑了。

毛泽东笑道：“你看，它就怕你手里这根扁担，如果你赤手空拳，它就不怕你，咬你。”

两人会心而笑。

都府堤 41 号。堂屋。

孙嫂在抹桌椅，她的动作很利索。

有人敲门，她跑去把门打开。

站在门口的来客是身穿长衫、头戴礼帽、鼻梁桥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年方 27 岁的夏明翰和年青漂亮的妻子郑家钧。

孙嫂惊喜：“哟，是夏先生和夏太太呀，快进屋，快进屋。”

夏明翰礼貌地：“孙嫂，你好。”

孙嫂：“你们有些天没来了吧？毛先生和杨先生不是叫你们从三道街搬过来住吗？你们怎么还不搬过来呢？”

郑家钧解释：“这阵子，明翰一天到晚忙着张罗全国农民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哪有时间搬过来呐……开慧在吗？”

孙嫂热情地：“在，她在房里。”

郑家钧往杨开慧的卧室走。

夏明翰问：“润之兄在吗？”